

## 【读家心闻】

## 循光记

□薛原

读同龄人的文字，尤其是追怀往昔的片段，往往能引起内心的共鸣，或者以身入局唤醒记忆，引发曾有相似体验者之间才有的惺惺相惜。我读陈纬的新书《岭上松风》里相关篇章时，最大的感受便是如此。

譬如陈纬在《闪烁在远处的光》一文中的若干段落，我再三品读——或者说，在品读里回忆自己曾经相似的感受。我们俩都是1965年生人，也是高考落榜，此后同样开始了打工生活。用陈纬的话说：他一直为改变命运不停地转换角色，从县城医院清洁工做起，做医院办公室的文书，下村当村干部，后来又借调机关秘书……再后来，到了1996年，他担任了副乡长，2002年到县文联担任副主席——对于一位文学青年来说，能到文联工作已是理想的归宿。又过了几年，当浙江美术馆成立时，陈纬便由家乡平阳调入浙江美术馆，从此开始一名美术馆仓库保管员的专业生活，一干就是二十多年，直到退休。从乡村工作到美术馆资深从业者，陈纬的人生轨迹丰富而曲折，也正因为如此，《岭上松风》不仅是个人回忆，更像一部微观现代艺术史。

章草大家萧耘春先生对陈纬来说，有着引路人的意义。陈纬回忆说，1980年，他上高中的一个暑假，接到了人生第一个电话——是萧先生辗转打来的。当时萧先生刚刚重回浙江平阳县委文化馆工作不久，暑假里负责组织一次文学写作改稿会。因为陈纬喜欢文学，常给文化馆的刊物投稿，或许是萧先生觉得他是一个值得培养的苗子，便将电话打到学校找他参加。而当时因为放假，陈纬已经回到离学校四十里地的家，幸好传达室的师傅知道他家就在车站边上，萧先生的电话便追到了车站。这个电话对陈纬意义重大，他写道：“从那时开始，我认定自己有文学的才华，将之设定为自己人生的努力目标，无论经历了怎样的际遇，得意也好，失意也罢，总是攥住这道闪烁在远方的光，而这道光正是萧老师给点着的。”

陈纬写萧先生给他的言传身教，譬如萧先生给他看满满一抽屉的读书索引卡片。萧先生说：“做学问其实不一定非第一流人才不可。大才子不见得做得好，大才子不屑于一步一步走，觉得太艰苦，老想走捷径。没才气不一定做不了学问，只要方法对头，日积月累，就能做出比较高的学问。因此聪明人最好是下笨功夫，先沉潜后高明。读书若是东打一枪，西打一枪，结果泛滥无归。”读这段文字，我立刻回想起当年自己跟着老师伏在显微镜上看海底微体古生物标本的日子。萧先生出生于1931年，也正是我那些老师的同时代人。虽然我的老师是生物学家和海洋地质学家，但在如何读书和做学问的态度上，他们如出一辙。也就是说，在上世纪80年代我们的青年时期，我和陈纬所受到的老师们的影响，虽然领域和内容不同，但精神本质上是一样的。

如果不是陈纬对萧耘春先生的一再追怀，萧先生与我是陌生的，很难走近和了解。正是在陈纬的追忆里，萧先生的文人形象和书法家的面貌清晰起来。新中国成立后，二十岁出头的萧耘春先是在平阳做乡村教师，接着到平阳县文化馆工作，但在二十八岁时被遣回老家务农，这期间妻子与他离婚。从此，他再没有重组家庭。1978年，四十八岁的萧耘春重新回到平阳县文化馆工作……陈纬说他在乡镇工作了六年后，于2002年到了平阳县文联，这里也是萧先生当年工作的地方，他总算接了老师的班。他说：“我整理当年先生参与初创平阳县文联时的档案资料，包括他的文学手稿，他当年对业余作者来稿的批阅意见，甚至他创作的中篇小说等，让我看到了我不曾了解

的先生的另一面。”这段描写，尤其是陈纬阅读萧先生的档案资料和手稿时的感受，简直就是我当年阅读我的那些老师们档案时的感受——我在青岛中科院海洋研究所工作的最后几年，被调去参与撰写海洋研究所的所志和《中国海洋志》，借此查阅那些老先生和老师们的档案。看到自己熟悉的老师档案里的陈年资料，那种感受，有着复杂的滋味。

基于独特的视角，陈纬笔下的艺术家，褪去了高高在上的光环，还原成有烟火气、有真性情的凡人。书中描写了陈纬任职浙江美术馆典藏部主任时，经手接收一些美术大家捐赠作品的所见所闻，也都是第一手的见证史料。例如在《回忆吴冠中》一文里，陈纬记叙了2009年秋吴冠中先生向浙江美术馆捐赠一批作品和藏品时的情景：“让我们想不到的是，吴先生的家不是一般地窄小逼仄，一下子进来这么多人，大家几乎不容转身。没有地方可供作品点交，我们只得将茶几抬至门口的过道，将窄窄的过道塞满。这茶几的面是一块厚玻璃，可与桌架分开，一般人家早已不用了。”

得益于这次捐赠活动，陈纬有机会亲身同吴冠中先生交往。陈纬描写他们进门时看到的吴先生：“先生和夫人朱碧琴双双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他身穿灰色的夹克，一双硕大的运动鞋很抢眼，就像一个朴实的老工人。吴老的头发雪白，干瘪的脸上两眼炯炯发光。夫人患阿尔茨海默病，脸色特别安详，一只手臂紧紧攥着丈夫的手。”

在整个书画点交的过程中，吴先生很少说话，只是在点交林风眠、陈之佛、石鲁、李可染、张正宇等师友赠他的作品时，也许是勾起了吴先生很多回忆，他会介绍这些作品里里外外的故事。譬如吴先生说到这幅陈之佛当年送他们新婚礼物的国画《迎春》——

一九四六年，吴冠中与朱碧琴在南京结婚时，陈之佛是证婚人，并画了这幅《迎春》作为贺礼。也是在这一年，教育部办理留学生考试，选派一百名留学生赴欧美留学，其中有两个美术生的名额。吴冠中以全国甄选考试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第二年赴巴黎留学。当时笔试题答题批卷的正是陈之佛先生。而到了2006年春节，吴冠中收到了陈之佛先生女儿的来信，说找到了她父亲一九四六年抄录的一份学生试卷，但没有署名，问吴先生是否知道此事。“原来，陈之佛当年受教育部委派评阅出国留学学生美术史试卷，看到一份答得非常优秀的试卷时，禁不住用毛笔抄录了全卷并给了最高分。事后吴冠中去看望陈老师时，陈之佛让吴冠中背诵了自己的答卷，这才对上了。但陈之佛并未告诉吴冠中自己笔录了这位爱徒的试卷。六十年后，吴冠中看到了恩师当年笔录的试卷，不禁感慨万千。”

读至此，我又想起陈纬写萧耘春先生时说，那道光正是萧老师给点着的。其实两代人的故事在这里暗暗地拧成了一股绳——四十多年前，萧耘春辗转打来的电话，在少年的心里点着了光；六十年前，陈之佛悄悄抄下的试卷，在年轻学子的身后撑起了一片不曾被知晓的荫庇。而等到陈纬和吴冠中面对面交接那些饱经沧桑的字画时，师恩如海却早已落花无言。这大概就是人世間一种最温厚的传承吧：点灯的人并不奢求被看见，他只是深夜里亮起一盏灯，相信总有人在暗处循着微光走来。而那个循光走来的人，终有一天，也会在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里，为更年轻的一代默默地点上一盏。感谢《岭上松风》，将这么多的故事一件件铺陈出来，让我们这些隔着山水的读者，也能在沉静的行文中，触摸到那些不灭的灯火与星光。

□杨曙明

志功是我的“发小”，年龄小我四个多月，我是丙申猴，他是丁酉鸡。我们俩的母亲都曾是济南卷烟厂的职工，因而小时候，我们曾是托儿所的“所友”，幼儿园的“园友”，后来在济南市工业二路小学同班同学了六年多。六十多年来，我与他交往不断，亲密无间，他可谓是我亲兄弟般的至爱亲朋。这些年来，我有什么事请他帮忙，他定会鼎力相助。前几天他与我辞别，这让我内心的痛楚无以言表。

人生难得几知己？志功就是我的人生知己。相识六十多年来，我们俩从来没有拌过嘴，更没有红过脸。他非常尊重我，我也非常敬重他。即便是有时对某些事情的看法不尽相同，甚至是相反，我们也不会争执，顶多也就是相互间主动回避相关话题而已。

在我的相册里，保存有三张我和志功及另外一位好友的三人合影。最早的那张合影，拍摄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或七十年代初，因为那时候我们尚未小学毕业。第二张拍摄于1973年，是那位好友参军入伍时的分别留念。第三张则拍摄于十年前，也就是2016年春节。三张合影见证了我们的友谊，记载了我们六十多年的人生岁月。

志功的人生之路很平凡：高中毕业之后随即下乡，插队务农不足百日，有幸应征入伍；退役后先是在山东机床维修站工作多年，因为表现优异，被组织上选派到章丘绣惠镇挂职担任了三年的党委副书记，而后被调入历下区机关。他心地善良、老实厚道、待人谦和、处事稳健——这不是我作为兄弟对他的过誉之词，而是所有与他相识的同学、战友、同事、朋友对他的共同评语。我们相识六十多年间，我从没有见过他与别人红过脸，也没有听他说过对别人的闲言碎语。当年在学校，他年年都是三好学生；在部队，他连年都是五好战士；在企业，他年年都是优秀员工；在机关，每年的年终评优，总少不了他的大名。他享年虽然只有69岁，但党龄却有49年之久，仅此就可见证他工作之勤勉、人品之宽厚。

在我眼里，志功属于多才多艺之人。尤其是他的字，写得特别漂亮，一笔一划甚是工整，即便是匆忙间的签名，他也不会草草连笔。在我的记忆里，小学时他的字在我们班里就是出类拔萃的。虽然我的字写得还算可以，但与他相比，我自愧不如。他不仅硬笔书法写得好，而且毛笔字、艺术字也写得相当漂亮，毛笔、剪刀这类文具在他手里，被他“玩”得得心应手，出神入化。这些年间，他所在的班级、连队、单位的黑板报、墙报、壁报等，大都出自他之手。记得当年我们单位要参加区里举办的壁报比赛，每次我都会特意请他帮忙。

志功不仅字写得好，而且他的写作水平也不错。在部队他是连队文书，在企业、机关，他是负责宣传报道工作的通讯员。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还经常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和所感所悟，撰写短小精悍的评论，且针砭时弊，文笔流畅，因而经常见诸于各种媒体、报端。我也爱好写作，因而写作便成为我们经常的聊天话题。虽然我们是好兄弟，但他对我的文章总是实事求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绝不会刻意奉承。我在担任区作协主席之初，曾“拉”他加入作协，他不好推辞，可过后却无暇尽职，因为他在退休之后忙于家务，未能延续写作。

志功对工作可谓相当认真，但平常却又非常幽默，经常逗乐说笑话，每每朋友们相聚在一起，常常能被他逗得喜笑颜开。他又是个热心肠，朋友们谁有困难，只要他有能力，肯定会出手相助。他曾经也很爱唱歌，记得卡拉OK盛行那些年，我曾经听他多次唱过《三套车》，其歌声悠扬，感情充沛，且还能随着旋律把独唱改为二部唱。或许是因为宣传工作的需要，志功后来还学会了摄影，而且因为肯钻研，其摄影水平也相当不错。记得母亲在去世前的十多年间，每年大年初一，志功在给她老人家拜年的时候，都会顺便拍摄几张照片留念。母亲辞世前亲自选定的那张遗照，就是当年志功给她拍摄的。

志功生病之后，或许是怕我难过，总不让我去看望他。今年春节前后，我不顾他的劝阻，执意前后两次前往探视。当我看到他那面无血色的脸庞，就预感到“诀别”将近。虽然心里多少有了些准备，可当得知他的噩耗时，仍感突然，禁不住泪流满面。

“故人不可见，汉水日东流。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志功走了，给我留下了无限思念。这种思念是悲伤，是缠绵，是深情，是永远。志功走好，梦里再见。

【人生旅途】

故人不可见，汉水日东流